

分叉

[美] 约翰·雷 著
John Wray



WBOY

颜学军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分叉

[美] 约翰·雷——著

颜学军——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叉 / (美) 雷 (Wray, J.) 著; 颜学军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12

书名原文: Lowboy

ISBN 978-7-5624-7211-7

I. ①分… II. ①雷… ②颜…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98503号



官方微博: 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 ccbooks

分叉 fen cha

[美] 约翰·雷 著

颜学军 译

特约策划 张维

责任编辑 王卉 刘逸

装帧设计 刘俊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40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211-7 定价: 3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献给维奥利特

LOWBOY

Copyright © 2009, John Wra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u Chen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116号

前 言

约翰·雷（1971—）是约翰·亨德森的笔名，21 世纪以来，开始在美国小说界崭露头角，被誉为“美国文坛新锐”，2007 年被专门提携新作家的《格兰塔》杂志选为最优秀的年轻小说家。

约翰·雷的第一部小说《睡眠的希冀》（*The Right Hand of Sleep*, 2001）标志着他文学生涯的开始，这部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奥斯卡·沃克斯劳尔在二战期间自我救赎的经历。这部小说构思精巧，人物刻画细致，在情感和道德层面都颇为复杂和深刻，富有诗意，因此受到了媒体的高度赞扬，《纽约时报》称其为“独特、精彩、雅致”的小说。

约翰·雷的第二部小说《迦南之声》（*Canaan's Tongue*, 2006）以美国内战为背景，以江洋大盗约翰·默雷尔的传奇经历为基础，描写了撒迪厄斯·莫雷尔和他的追随者维吉尔·鲍尔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他们这一团伙因贩卖偷窃的黑奴遭南方和北方通缉的惊心动魄的经历。这部小说悬念丛生，但喜剧味十足，成为美国现代怪诞小说的代表作品。

2009年，约翰·雷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小说《幽忧仔》(Lowboy)，这部小说融合悬念、侦探、恐怖、心理等多种元素，成为约翰·雷在文学领域新的尝试。这部小说结构严谨，富于诗意，引人入胜，因此好评如潮。有些媒体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清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深刻。这部小说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幽忧仔》描写的是一位十六岁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些经历。威廉·海勒（即书中的主人公幽忧仔）是一位俊美温和的少年，有一次，因精神错乱，在纽约一个地铁站把女友埃米莉推到地铁轨道上，因而被送上法庭。在医生确认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后，他被送进精神病院（贝亚维斯塔诊所）治疗。小说从他逃出精神病院开始，描写了他接近一天的经历。

这部小说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但是，有关威廉·海勒这一天的经历，主要是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事物的。小说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幻觉、跳跃和不连贯的情况，这是作者描写精神病患者眼中的事件和深入患者精神世界的尝试。

小说一方面通过威廉·海勒的视角来描写他的经历，另一方面通过他母亲维奥利特和侦探拉蒂夫的视角来描写他们追寻或者说“缉拿”他的经过。这两种视角交替出现，构成了小说的整体结构。通过这两个视角，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威廉·海勒的处境，并对他的病情和命运担忧，另外，也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认识。

虽然这本书从思想内容上算不上十分深刻，但却涉及了当今世界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气候变暖。文明的发展虽然

提升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人们享受到文明的成果，但是，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在某种程度上是致命的。人类的活动使地球温度升高，温室效应已经成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幽忧仔》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暗喻，折射出人类对自己生存的深深忧虑。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幽忧仔从十二岁开始出现了一些精神失常的症状，虽经诊治，病情仍未有好转，最后被母亲送进精神病院。在这所精神病院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毫无个人空间，这种强制性的治疗方法甚至能使正常人的精神崩溃，更何况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医院实际上象征着一种权威的力量，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些像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的老大哥这个形象。对于这种患者，应当主要采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方式，配合药物加以治疗，而不应当依靠强制服药、密切监控的方式，因为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使患者病情加重。

约翰·雷之所以把精神病患者作为主人公，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人们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忧虑，为自己的生存忧虑，为冷漠的人际关系忧虑，为无处不在的暴力忧虑，为世界的前景忧虑，这些忧虑成了一大隐患。正因为这些忧虑，精神失调的人数不断上升，这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一种文明病。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这也许就是约翰·雷从对历史的关注转向对人精神状况的关注的原因。作者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他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持续关注，我们希望能看到他这方面的新作问世。

颜学军

2012年4月

十一月十一日，幽忧仔一路奔跑去赶火车，人们挡了他的道，但是，他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他们。他跑上站台防滑的黄色波纹地面的边缘，眼睛紧盯着火车驾驶室，呼喊着要火车等一等。车门已经关闭，但是，他用脚踢了踢，门就开了。他情不自禁地把这件事看做一个预兆。

他登上火车，笑了起来。他的周围到处是预兆和玄机，脚下的地板不住地抖动，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火车上方呈圆顶形状，上面贴着砖片，把人群闹哄哄的声音反射到铜铝箔片上。每一个座位上都已经坐上了人。关车门的时候，响起了音乐声：先是C大调的第一个音符，然后是第六个音符。音乐声尖厉刺耳，像刚刚削过的铅笔尖一样。他转过身，把脸贴在窗玻璃上。

“脑壳”和“骨骼”是州里派来抓他的仇敌，他们向前伸着头行走，挤上了站台。“脑壳”瘦得皮包骨头，面色白皙，倒没有什

么引人注目的地方，“骨骼”则像出售地铁卡的售货亭一样体态臃肿。他们走起路来很像无声电影里面的警察，穿的鞋似乎太大了，一点儿也不跟脚。没有人站到一旁为他们让路。幽忧仔看着他们跌跌撞撞地朝自己跑来，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走路的样子很滑稽，每走一步，幽忧仔的恐惧就减少一分。他寻思着，现在，我得想出一些名字来称呼他们：矮矮和甜甜；前面和后面；桥梁和隧道。

“骨骼”先看见了他，于是开始重重地敲打车门。一口痰从幽忧仔的嘴里吐出，无声无息地飘落到油腻磨损的窗玻璃上。火车颠簸了一下，停了停，然后又颠簸着向前开动。幽忧仔学着乡下白痴傻笑的样子，冲着“骨骼”做了个鬼脸，眨了眨眼睛，而且正经八百地竖起了中指。这时，“脑壳”跑了起来，竭力呼喊着什么。幽忧仔模仿关车门的音乐，冲着他们吹口哨，耸了耸肩膀，先吹 C 大调的第一个音符，接着吹第六个音符，然后又吹了一遍，这“到啦，到啦”的音乐声真可谓世界上最简单和最甜美的旋律了。

火车上每一个人后来都会一致认为，男孩那时候看上去兴高采烈。从他的表情上来看，他似乎有某件事还没有来得及做。但是，他镇静自若，也很有派头，想方设法使自己显得年龄大一些。他穿的衣服很不合身，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不那么中看。但是，他长着一双湛蓝的眼睛，人也不张扬，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他们看了他一会儿，此后，每当他转身时，他们就会瞥上他一眼，就像人们在地铁站你瞥我一眼，我瞥你一眼那样。有几个人很纳闷，像他那样的男孩，穿着如此丑陋的衣服，究竟想干什么呢？

火车开进了隧道，隧道的高度和宽度正好适合火车通行，就像手伸进口袋里那样恰到好处。幽忧仔的身体好像被裹了起来，而且裹得紧紧的。他把右脸颊贴在窗玻璃上，感到空气的流动，看到铺设在排水沟上的石板从身边经过。他想，我在火车上，脑壳和骨骼没能上来，我现在乘坐的火车是开往住宅区的慢车。

像往常那样，车厢里不冷不热，非常宜人，温度在华氏六十二度到六十八度之间。门框周围包着硬橡胶，把车厢封闭得严严实实，外面的风吹不进来。由于安装了悬吊式减震系统，火车运行平稳，没有多少噪声。这种减震系统是由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生产的，包含若干个压带式蝶形减压器。幽忧仔听着车轮的声音，听着从铁道线终点站和弯道处的房屋那里传来的呼啸声，听着火车各个微小部件毫不费力地和谐运行的声音。这些是熟悉的声音，既令人愉悦又几乎令人伤感。他精神松弛，思绪正常。甚至他那患痛性痉挛和幽闭恐惧症的大脑也对隧道产生了一点儿感情。束缚他的毕竟是脑袋，而不是隧道、乘客或者火车。他想，我是头盖骨的囚徒，大脑边缘系统的人质。我除了用鼻孔出气还能用什么出气呢？

我又能开玩笑，幽忧仔思忖着。开的都是些愚蠢的玩笑，但这也不要紧。昨天我连开玩笑也开不了呢。

幽忧仔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五十磅整，留着左分头发型。大多数事情根本不会使他心烦，但是，有些事情却在他的心

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无法消除。此时，他无事可做，只是念叨着这些事情。他身上带着一长串的名单，上面列举着自己喜欢的人名和事物，每次遇到挫折时，他就拿出名单，把名单上写的东西一一划掉，像在手镯上变戏法一样。他开始凭记忆背诵前八个：

方尖石塔
隐形墨水
维奥利特·海勒
滑雪板
布鲁克林植物园
杰克斯·库斯托
比克斯·贝德贝克
隧道

有一次，他父亲带他去宾夕法尼亚东部的波克诺山（Poconos）玩过滑板滑雪，波克诺山和煦风角市（Breezy Point）的湖滨是他喜欢的第九个和第十个事物。他的皮肤在夏天会变成深棕色，像印第安人或冲浪运动员的皮肤一样。但是，现在他的皮肤苍白，很像死人的肤色，与他过去在家时的肤色大相径庭。

幽忧仔低下头，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惨白的胳膊。他用右掌使劲按着车窗的玻璃。他是长长一队士兵中的一员。暗地里，他是个士兵，不过，他曾在父亲的坟头上发誓，他绝不会参战。有一次，他差点儿赤手空拳打死一个人。

现在，隧道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直道，铁轨、车轮和火车挂钩都悄然无声。幽忧仔打定主意，想一想他的母亲。他母亲满头金发，像广告牌上的美女一样，不过，她已经超过三十八岁了。她为萨克斯波道夫百货公司的人体模型描眼涂唇，她在人体模型身上画的图案谁都不会看见。有一次，他问母亲有关乳头的事，她用拳头捂着嘴，笑了起来，然后岔开了话题。四月十五日，她就要三十九岁了，除非数学规则发生变化，或者他数错了数字，或者她死了，她的年龄应该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现在是他十八个月以来离母亲住处最近的时候。他知道如何到母亲的住处：在哥伦布环形广场站下车，等候乘坐另一辆火车，再坐六站就靠近母亲住的 C 区了，就这么简单，但是，他再也不愿意看到母亲的住处了。

* * *

他慢慢地、小心地、一丝不苟地把注意力转向火车。想一想火车的事要容易一些。隧道里有几千辆火车，把一辆辆由压缩空气构成的魔鬼火车推到前面，每一辆火车都有目的地。他乘坐的火车是开往贝德福德公园林荫大道的。火车的盾形徽章是经典字体的字母 B，字体豪放，背景是鲜橙色的纹盾。开往他祖父家的火车也是这种颜色，是蜡果色的，像涂在天鹅绒上的晚霞色，也像他半合着眼睛看到的海滩的亮色。他想到了奥兰治的威廉亲王，于是就沉浸在遐想之中。我的名字是奥兰治的威廉亲王。他合上眼，用一只手抹了抹脸，想象自己正在温莎公爵城堡的庭院里漫步。在黄杨树下，

空气清新宜人。他看见装着暗黑色镶板的走廊和蒙着一层灰尘的油画，看见镶花边的高高衣领和带有罩棚的床。他看见一张自己的画像，头戴一顶像碉堡一样的水貂皮帽。他看见母亲在厨房里，用黄油炒着葱头和大蒜，她的脸上呈肥皂的颜色。他使劲咬了咬嘴唇，硬是又睁开了眼睛。

车厢里一片安静，但安静得有点儿不自然。幽忧仔立刻注意到这一点。乘客们仔细地打量着他，只见他脚上穿着一双磨损了的维可牢尼龙搭扣运动鞋，身穿灯芯绒裤子，衬衫扣错了扣眼。他长着一头黄色的毛发，留着分头，看上去干净利落。从窗玻璃上，他看到他们困惑的神情。他思忖着，他们以为他是去赴约的，或者是去野外实习的。要是他们知道怎么回事，那就好喽。

“我是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幽忧仔说道，他转过身来，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周围的人，“能给我一支香烟吗？”

车厢里更加安静了。幽忧仔不知道是否有人听到他说的话。有时候，他说话非常清楚，注意每一个字的发音，但没有人理睬他。事实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在那一天，在那个特别的早晨，他是不可小觑的啊，在那个特别的早晨，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 * *

坐在他左边的人直了直腰，清了清喉咙。“逃学的吧？”那个人说道，算是给了幽忧仔一个回答。

“你说什么？”幽忧仔说道。

“你是逃学的吧？”那个人说道。他说起话来像唱歌一样好听。

幽忧仔眯眼看着他。那个人看上去很体面，留着楔形的小胡子，穿着一双擦得很亮的皮鞋。他脸的颜色和胡子的颜色完全一样。他的坐姿非常得体，两膝并拢，双手放在膝上。他穿着皱巴巴的白裤子，上身穿着绿色的皮夹克，在钉纽扣的地方，有一排小小的橄榄球。他的头发上缠着橙色头巾。他看上去很有派头，不仅镇静自若，而且充满了智慧。

“我怎么会是逃学的呢？”幽忧仔说道，“他们把我踢出了学校。”

“是这样吗？”那个人严厉地说道，“为什么？”

幽忧仔不紧不慢地回答道：“那是一所特殊的学校，”他最后说道，“是因人施教的那种所谓的进步学校。因为我表现好，他们就送我回家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那个人说道。他张着薄薄的嘴唇，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然后，拍了拍旁边的空座位，“你说什么？”

幽忧仔低头盯着那个空座位。他断定，脑子又出了问题。他一直扭动嘴唇，可实际上并没有说话。他向前走了走，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是这样吗？”那个人和蔼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该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吧？”

“你是个锡克教徒。”幽忧仔说道。

那个人睁大眼睛，好像锡克教徒是被人遗忘的种族：“那一定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还教你有关锡克教的情况！”

幽忧仔抓住了扶手横杆，向前悬吊着身子。有一些关于锡克教徒的故事颇有戏剧性，都是一些瞎编乱造的东西。那个人头巾和脸的交界处肤色比较浅，耳朵后面的头发是铂金色的。“我在图书馆里读到过你们的情况，”幽忧仔说道，“有关你们锡克教徒的事，我都知道。”

他们快到下一个车站了。火车开始驶出隧道，灯光亮了，接着听见了嘈杂声，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他感到左边轻右边重，不得不用尽全力抓住扶手横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锡克教徒，毫无疑问，这一定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不解其意。幽忧仔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们停车时，我再想一想他的情况。过一小会儿，我再想一想他的情况。到那时，我就会明白了。

火车到站了。站台狭窄，看上去旅客稀少，比前面那个车站的人要少得多。他曾期望看见有人等着他——他的母亲、科佩克医生、普雷科扑医生、“脑壳”和“骨骼”——但是，站台上没有他认识的人。车门滑动着打开，然后又滑动着关上，没有人上下车。

“锡克教徒的首都是印度的阿姆利则市。”幽忧仔在火车关门的音乐声响起时说道，他的头脑又清醒了，但仍然想抽烟，“阿姆利则位于旁遮普邦。锡克教徒像印度教徒一样信奉投胎转世，与穆斯林教徒一样信奉唯一的神。受过洗礼的锡克教徒从来不剪头发或胡子。”

“好学校啊。”锡克教徒边笑边点头，“很特别的学校。”

“我想抽一支烟。请给我一支烟吧。”

锡克教徒愉快地摆动着他那张褐色的脸。